

◆ 艺坛笔记

# 秋浦河在山水画里流淌

许坤涛 文/图



秋浦河长卷 (局部)

1980年代无疑是我山水画创作历程中的里程碑。彼时，我的创作主要聚焦于黄山的雄奇壮丽、天柱山的巍峨高耸、九华山的清幽灵秀，以及长江的浩浩汤汤。这些题材宛如激昂的乐章，奏响我早期山水画创作的主旋律。然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犹如一座无尽的宝藏，总在不经意间为艺术家带来新的惊喜与启迪。

1980年代初，我偶然途经秋浦河，不经意的一瞥间，时光仿佛凝固，秋浦河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绝美画卷。清澈见底的河水，在阳光的映照下闪烁着粼粼波光，宛如无数细碎的钻石在欢快跳跃，这灵动的景象让我联想到在山水画中，如何运用细腻的笔触和灵动的色彩去表现水的质感与光影的变幻；河畔的青山，连绵起伏，与碧水相互映衬，山的雄浑与水的柔美在此完美融合，这让我开始思考在创作中如何运用线条的刚柔并济来塑造山水的形态；河畔的古木劲松飘逸的姿态，让我懂得如何在山水画中描绘树木的轻盈与灵动。我的内心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激动与喜悦，仿佛找到了

艺术创作中一直缺失的那一抹灵动色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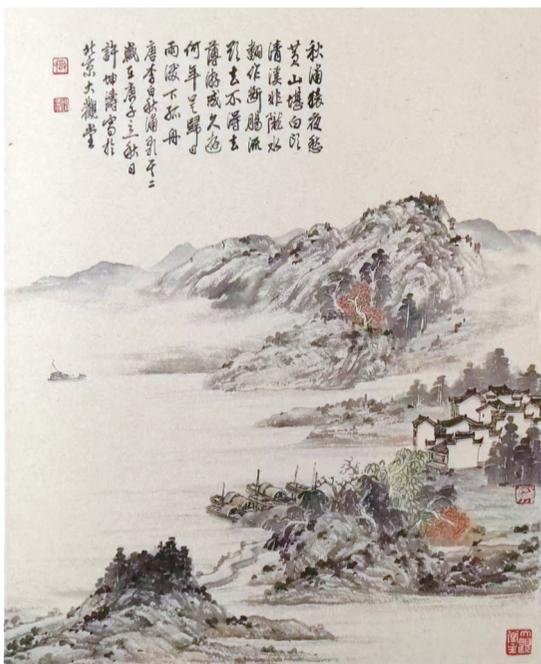
回到安庆后，我怀着迫切的心情查阅了大量关于秋浦河的资料。原来，早在唐朝时期，秋浦河就已声名远扬，众多文人墨客在此留下不计其数的美妙诗篇。惭愧的是，此前我竟不知除了奔腾不息的长江，身边还沉睡着这么一条神秘而美丽的河流。我仿佛与它有了一种跨越时空的默契，一种难以割舍的缘分。

自此，秋浦河便如同一颗璀璨的星辰，在我的艺术天空中闪耀不息，也让我的笔下涌动无尽的灵感。在接下来的近十年间，我怀着对秋浦河的无限热爱与眷恋，每年数次走到她的身边。每一次造访，都是一次与自然的亲密对话，都为我的创作注入新的灵感与活力。如梦如幻的景象让我领悟到，在山水画创作中，可以利用留白和淡墨渲染的手法来营造出空灵、悠远的意境，使画面更具想象空间。

我收获了数百幅写生画稿，有的着重表现秋浦河的宁静与悠远，有的突出其灵动与活泼，有的则展现秋浦河在不同季节、不同天气下的独特魅力。自那以后，秋浦河便成为我山水画创作中不可或缺的主题。

1980年代末期，改革的浪潮汹涌澎湃，海南建大特区，十万大军下海南，我也被这股洪流裹挟，辞别了皖山秀水，远赴南国。面对陌生而神秘的热带雨林世界，我既激动又兴奋。新的题材、新的内容，让我手头上这点笔墨功夫一时难以驾驭，我不得不放下熟悉的家乡山水，一头扎进热带雨林与浩瀚海洋之中。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我以海为伍，不断探索，终于开创出“许家样式”的中国水墨海洋画。

当我再次回归家乡山水，拿起画笔描绘魂牵梦绕的秋浦河时，心中顿时涌起别样的感受与想法。近年来，我创作了数幅《秋浦河山水系列长卷》，画中的秋浦河，宛如灵动的音符，奏响着自然的和谐乐章。秋浦河的一山一水，仿佛是大自然精心雕琢的艺术品，一草一木，蕴含着无尽的生命力，激发着我在画作中展现生命的蓬勃与坚韧；河畔的每座村庄，静静地伫立着，宛如沉默的智者，诉说着岁月的故事，这促使我在创作中融入怀旧情结，让山水画更具旷古神蕴；河中的每条小溪，潺潺流淌，似是时光的使者，带着历史的记忆缓缓前行，这让我思考如何在画中体现时间的流逝和历史的沉淀。这些元素，皆可入画，它们成为我艺术创作中最珍贵的素材，让我在山水画的天地里不断探索、不断前行。



秋浦猿夜愁

◆ 流年碎影

# 故乡的茶

范玲玲

谷雨前后，母亲系着靛青围裙上山，我提着小竹篓紧跟在母亲的身后，晨露还在茶树枝头打转，田埂上、茶山上，远处、近处，是三三两两采茶的人，他们聚拢在茶树前，左手固定茶树枝，右手熟练地采摘茶叶，不停地忙碌，不停地交谈着。

母亲教我三指掐住芽尖轻轻一提，“要像燕子衔泥”，一遍遍地给我示范，我猫着身子，学着母亲，“小手折青玉”，一枝两枝，一簇两簇，绿油油的嫩叶儿在竹篓里渐渐垒起翡翠塔，我的指尖染着嫩叶的汁液。

炒茶的夜晚，土灶里松柴噼啪作响，与青叶入锅的噼里啪啦声交织成一片。父亲将茶草倒入灶火烧得发亮的铁锅中，袖管高高卷起，茶草在父亲手中翻飞起

落，烟雾缭绕，杀青的焦香在屋子里翻飞。

父亲说传统做茶“三烘九揉”，一道也不能省，这样做出的茶味才有劲。炒茶时，两三个竹篾焙笼把堂屋塞得满满的，我们喜欢借着焙笼藏猫猫，藏进这个藏进那个，累了，便带着一晚的快乐进入梦乡。焙茶这道程序通常是在我们入睡后才开始进行，睡意朦胧中，父亲将揉好的湿漉漉的新茶均匀撒在暖乎乎的焙笼上，翻焙多次，才能将其“青叶慢焙成琥珀”。父亲时而细嗅清香，时而捻一片放入口中细品。

如今，父亲已年过古稀，不再手工做茶了。虽然茶厂的白墙替代了当年的土灶，机器代替了手工，但是最珍贵的茶还是故乡山上的茶。

◆ 流年碎影

# 观洛阳牡丹

陈大联

“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四月，牡丹花期正盛，洛阳城挤满看花人。

从没见过如此盛大的牡丹花会。九大色系、一千多个品种、五十万株的牡丹竞相绽放，红似丹霞、黄似金缕、紫似葡萄、白似初雪，更有绿似翡翠的珍品。每一片花瓣都流光溢彩，将浩大的花园渲染成流动锦缎，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微风拂过，一株株牡丹宛如一个个穿着华服的少女，兴高采烈地走在春天原野上。绽开的花瓣，是青春的笑靥；阵阵花香，是女子的幽幽体香。她们拥簇在一起，身姿婀娜、曼妙，仿佛积蓄了一年的精气神，就是为了此刻的盛开。

立于花丛前，有点恍惚，生出揽入怀中的欲念，可转念一想，我这满面风霜倘若真的与花儿来个亲密接触，花容也会愕然失色。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人与牡丹终究不属于同一个季节，即便倾注再多热情，也不过是一场短暂的相逢。“我与春风皆过客，谁共明月赴长生？”匆匆而来，匆匆别离，仅此须臾的交汇，挥一挥衣袖，带不走一片花瓣。

有人说，女子需要赞美，花木亦然。洛阳牡丹的绝代风华，或许与这座城里的千万宠爱有关。“女为悦己者容，花为悦己者开”，花的柔情藏在蕊中，从不负爱花人。你越用心欣赏，细心呵护，她便拼尽全力，以最饱满的花苞，最灿烂的姿态回报。

牡丹富贵典雅，风骨卓然。相传，武则天有一天突发奇想，命宫内百花必须在仲冬某一天开放。百花畏惧皇权，纷纷绽开，独有牡丹坚持本性，拒不从命。武皇帝一怒之下，将长安城里所有的牡丹花连根拔起，贬至遥远的洛阳。未曾想，牡丹远离宫廷桎梏，在自由的土地上恣意生长，开得愈加娇艳。这种不逐流、不屈就的气节，虽让它失去帝王之宠爱，却赢得了“独立人间第一香”的美誉，成了人们心目中的花中之王。

中华文化里，富贵从来不限于物质层面。牡丹之富，在于大气磅礴，坦然从容；而牡丹之贵，在于坚守本心，知进知退，不卑不亢。唐代诗人刘禹锡在《赏牡丹》中写道：“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蓉净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短短几句，正是对洛阳牡丹品格最贴切的写真。

凝视牡丹的傲然姿态，忽觉红尘纷扰不过两种力量角力：一是自然定律，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一是权力法则，顺者昌，逆者亡。权力与利益相互纠缠，犹如一张大网，有多少人被困其中！一些人为攀附权贵、追逐利益，最后沦为欲望的囚徒，权力的附庸。人生不过短短数十载，若能如牡丹一样，不为利益迷失方向，不因权贵动摇初心，保持生命的尊严与高贵，自然会赢得一份尊重。

离开国花园时，我再次俯身轻抚花瓣，感受它不容亵渎的高贵和一份端庄秀美里藏着的倔强。我无意走进牡丹的世界，但牡丹已走进了我的内心。

